

除夕旧俗

清宸



“一夜连双岁，五更分二年”。除夕夜既是旧年的“煞时”，亦是新年的“发时”，因而在古代，这一夜的各种讲究也就特别复杂和繁琐。

首先是“迎神”，“迎神”先得避鬼驱邪。古人认为鬼怪怕桃木，所以将桃木削成小人的模样。后来为了方便快捷，所以将“削小桃木人”的程序简约化——折来桃枝，将其插在门口即可。《风俗通义》中记载：“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，垂茱茱，画虎于门，皆追效于前事，冀以卫凶也。”说的就是用桃木人或桃枝驱邪的风俗。

旧时人家，庭院中有水井的还需“封井”。所谓的“封井”，说白了就是给水井加个木头盖子。不过因是一种古风朴朴的习俗，所以势必要添加些仪式感以示隆重：“封井”之前，先在井前供上各色瓜果糕饼，陈放井神纸马，然后虔诚地燃香祷告。也许有人会问：封完井后就不用井水了么？不是的，井盖在三天后将被重新打开。而之所以先要封井是因为民间历来有除夕“不汲水”的传统。

除了“封井”，有些地方还信奉“封门”。庄户人家会用石灰粉在自家门上画弓矢图案。“弓矢”是一张弯弓，弦上三支箭，箭头朝外，用以驱恶退祟。同时在年夜饭前，要在门口放串鞭炮后才可闭门，此鞭炮为“闭门炮仗”。也有在门口挂一串铜板的人家，这串铜钱名曰“封门钱”，能起平安护宅的作用。封门后，屋内则以松枝燃火，取暖之余以期借火的阳气来逼退阴气。清代北京的大户人家在除夕夜会取较大的松枝插于大瓶内，上面缀以古钱、元宝、石榴花等物，装点成一株琳琅耀眼的“摇钱树”，寄托“招财进宝”的美好愿望。

除夕夜里还有将红烛置于床下的风气。这在我们今天

漫谈除夕

金锡逊

农历十二月，正值三九严寒天气，北方大部分地区歇冬。此时就要过年；杀猪宰羊，皆大喜欢。因为秦汉以来，在十二月进行年终“腊祭”，所以称之为“腊月”。腊者，猎也，意思是田猎以祀祖先。

这么重要的年事，必然会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。《红楼梦》第五十三回写道：“当下已是腊月，离年日近，王夫人和凤姐儿治办年事”。年事主要是两方面的，一是对即将过去的一年作了结、交待，比如结年账、馈岁等；另一是指向将来，指为年节作准备。在经济方面，要偿还借贷，索取他人拖欠；在家庭方面，要办年货，要作新衣，要办年菜，要准备祭祖送礼请客；在社会上，各种娱乐活动准备进行。

宁波旧俗，农历十二月二十以后，叫“二十夜”，提醒人们，年尾短暂，岁暮将至，一般在二十四以后可以陆陆续续开始祭祖祝福了，我们这儿也叫“谢年”，“谢”不是感谢，而是告别的意思。我小时候，叔叔、婶婶在农历廿三日祭灶，在烟肉旁的灶君像两边贴上一副“上天岁岁奏好事，回宫日日保平安”的对联，烧麦杆编的马，摆上祭灶果，内有一种麦芽糖，是用来粘住灶君嘴的。传说灶君原是颛顼的孙子，又叫“祝融”，是司火的天神。“抬头三尺有神明”，灶君是上天派来专管老百姓的特使，款待他，他年底回凌霄宝殿去做“述职报告”时，就不会说我家的坏话了。二十四日该掸尘扫地了，进行一次大扫

看来绝对是一种不安全的行为，不过以前的确出现过，名曰“照虚耗”，用意是以灯火驱逐使家中财物虚耗之鬼。这与除夕守岁，长点红烛的意义不同，后者用到的红烛名为“守岁烛”，乃吉祥物件。

笔者小时候最喜欢的除夕风俗是放烟火和分压岁钱。不过古时的“压岁钱”可不是今天花花绿绿的纸币，而是用红绳穿成如意形、鲤鱼形、龙形的成串铜钱。《燕京岁时记》中有云：“以彩绳穿钱，编作龙形，置于床脚，谓之压岁钱。”因为岁末的“岁”字和邪祟的“祟”字同音，所以“压岁”也即“压祟”。此外，还有“压岁水果”一说。除夕夜中将橘子、荔枝放在小儿的床旁，取“橘、荔”作“吉利”的谐音，乞求上苍保佑身体尚且柔弱的孩子能驱病除灾，逢凶化吉。

除夕最大的，也是最家喻户晓的一项规矩莫过于“守岁”了。西晋《风土记》是最早记录“守岁”习俗的典籍：“终夜不眠，以待天明，曰守岁。”《荆楚岁时记》云：“岁暮，家家具肴觞诣宿岁之位，以迎新年。相聚酣饮。留宿岁饭，至新年十二日，则弃之街衢，以为去故纳新也。”《帝京岁时记胜》中也说：“高烧银烛，畅饮松醪，坐以待旦，名曰守岁。以兆延年。”据说北方还有“踩岁”的习俗，除夕那日，人们在自家院中铺上一层芝麻秸，任由进进出出的人进行踩踏。民谚说“芝麻开花节节高”，于是这样一种踩踏，也就有了“高寿”，“多福”的吉庆意味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许多旧俗消失了，至今依然盛行的似乎就是“守岁”和“压岁”这两项了。它们是既表达出民众对下一代茁壮成长的期盼，也深蕴了我们对新年能够吉祥平安的不变夙愿。

除，清清洁洁过年。

除夕是一年的最后一个晚上，过了这一年，旧年就从此除去了，大都是年三十，也有十二月只有二十九天的，就称为“廿九夜”。人们祭祖、贴门神、贴春联、挂苍术、芸香之类驱邪、饮分岁酒、相相守岁到天明；合家吃年夜饭。我家只是摆开八仙桌祭祖宗，用新的绵纸糊客堂的纸窗，没有别的繁文缛节。

北方人吃饺子。1972年，新疆吐鲁番出土了唐代的饺子，与今天差不多，但作为节日的食物则是源于明代而盛于清代。“饺子”意思是“更岁饺子”，岁相交也。我们宁波则是吃年糕，明代的《帝京景物略》已经提到吃年糕，谐音为“年年高”，可知事非一日，也非一地，可宁波年糕是绝对有名的，在各地超市均可买到。这时候小孩子最高兴了，除了玩还可以得到压岁钱。古代给儿童的一种饰物，形似钱币，上面有文字或生肖、图画，用来驱邪。现今的压岁钱已无迷信意味，而是一种亲情爱意的表示了。

过年是一个系列节日，不止除夕一天。这是全家乃至亲属团聚的大节，现在交通发达，飞机火车，千里赶回，人情浓浓，喜气洋溢。但旧时穷苦人过年却是寒惨。宁波的民谚描写年底长工的生活是这样的：“廿三祭祭灶，廿四掸掸尘，廿五挑满水，廿六要出门，廿六若勿走，厝扫帚赶出门！”那时过年，大户人家郑重其事，小户人家虚应故事，贫穷人家草草了事。不像现在，是普到同庆。

都很大，我要好好想一想。有一点是肯定的，我们再也不能继续生活在虚假中。”他顿一顿，又说：“我想与你多谈一会儿，换一个话题。这个楼下有一个小饭馆，现在时间不早了，如果你不嫌弃，我请你吃个饭，边吃边聊。”

对他这么一个并不熟悉的人，我单方面地倾吐了那么多话，突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就点了点头说：“好吧。”

那个饭馆很小，六张小桌子，除了我们没有别的顾客。我们点了一个葱烤鲫鱼，一个臭豆腐，还点了两个什么菜，忘了，只记得菜价很便宜。

“我叫齐华，不要叫齐科长，更不要叫齐营副了。那个齐营副已经阵亡。”他给我夹了几筷子菜。既然提到了“齐营副”，我就不客气，把藏在心里很多年的疑问提了出来：“那次你问我们蠢不蠢、傻不傻，是从别的地方搬来的吧？”

“那是司令员给全体文化教员作报告时问的。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，读书越多越愚蠢，司令员认为文化教员比较愚蠢，我觉得你们大学生比我读书多，应该更愚蠢。所以那天就学了司令员的腔调，连站相和手势都是模仿的。”

我听着就笑了起来。他立即说：“我知道你要问脱裤子割尾巴的事了。”

我说：“你猜对了。”

他说：“这是部队里的一句土话，我那次讲，有一点不健康心理。”“怎么说？”我问。

“其实是流氓心理。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漂亮的女大学生，就故意这么说，想看看她们狼狈的表情。”他说出

年夜饭记忆

夏珍珍

曾经在某报纸上看到过一句话：请珍惜和你一起吃年夜饭的人。心里很有感触。

生活在人世间已有整整50个年头，除去懵懂无知的婴幼儿期，有记忆的年夜饭算起来也有40多餐。年少时，家境贫寒，一年到头难得吃到好东西，年夜饭也是。但尽管年夜饭桌子上菜不丰盛，甚至可以说是很寒酸，但年夜饭上有父亲在，弥补了一年到头不完整家庭的缺憾。父亲常年在上海工作，虽说上海离宁波并不遥远，但对于当时微薄的工资来说，来回的盘缠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那时父亲一年就过年时回家一次。一般情况下，父亲年三十到家，刚好能赶上家中的年夜饭。记忆中，一张八仙桌，父亲坐在上横头，我坐下横头，两个哥哥分别坐桌子的两边，而母亲，在年夜饭开吃之时，总是还在灶间不停地忙碌着。几口自酿的老酒下肚，父亲的脸色开始变红，心情也随之大好，平时并不健谈的父亲开始高谈阔论起厂子里和同事间的趣闻轶事。从我有记忆开始到我出嫁，父亲从没有缺席过家里的年夜饭。

结婚后，年夜饭改在夫家吃了。公公婆婆育有一女二子，老公在家中排行最小。平时，大家都各过各的小日子，唯有大年三十的年夜饭，必是聚集在公婆家中一起吃。而公公，每当腊月一到，就开始操办起年夜饭所需的菜了。公公是个勤俭人，他舍不得买贵的菜肴，总是挑那些冷冻的价格略为便宜的买，什么冷冻猪肚、冷冻猪心等，买来了放在冰箱中储存着，免得快过年时菜肴涨价。公公爱吃荤，年夜饭总是满满的一大桌荤菜，唯一的蔬菜是芹菜炒鲈鱼中的芹菜。我和妯娌屡屡向他提意见，要他炒些蔬菜，他总是不以为然，他觉得蔬菜平时吃吃还行，过大年的应该吃荤菜才是，说服不了公公，于时我们自己动手炒青菜，爱吃荤的公公总是觉得我们的举动不可思议。年夜饭吃着吃着，公会突然想起孙辈的压岁钱尚未给过，于是从口袋里摸出早已准备好的压岁钱，孩子们欢呼雀跃：“谢谢阿爷（外公），阿爷（外公）长命百岁”。

公公婆婆慢慢老了，1997年的春节前夕，胃部不适的公公经胃镜检查得了恶疾，于年后动了手术。公公原本身体极棒，几十年来连伤风感冒都很少有，也是得益于之前良好的体质，76岁高龄的公公术后恢复良好。婆婆也于同年年底因脑溢血住进了医院，经过医生一个多月的治疗，恢复也不错，拄着拐杖能走路，基本的生活也能自理。公公爱劳动，尽管高龄且动过大手术，平时还是能下地干农活，每年的年夜饭也还是他亲手动办，还是其乐融融的一大家子人；公婆婆婆，老公的姐姐一家四口，老公的哥哥一家三口，还有我们一家三口，满满的一桌子。

岁月无情。如今，婆婆、父亲、公公，都已先后作古，与我们阴阳两隔，年夜饭桌上再也见不到他们熟悉的身影。而我家的年夜饭“移师”我大哥家也有五六个年头了。大哥家的年夜饭桌上有母亲，有大哥全家，有特地从上海回宁波过年的二哥全家，还有我们一家，再加上住在二嫂家附近的大嫂的弟弟弟媳，10余人坐满一米七直径的大圆桌。大哥大嫂都烧得一手好菜，而年夜饭，则基本由大嫂掌勺，为的是大哥哥能陪亲人们喝酒。年夜饭桌上的菜肴，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鸡鸭鱼肉蟹等，还有一个宁式鳝丝羹最受大家欢迎。为了美味，大哥他们从菜场买来活的黄鳝，自己加工，配料有冬笋丝、韭菜、绿豆芽，待出锅时浇上麻油，喜欢吃辣的则浇上辣油，满满两盘鳝丝羹不一会儿就消灭了，吃过这道菜，任何饭店里的炒鳝丝都为之逊色。这样的年夜饭，有亲人陪伴，有美食佐餐，还有电视助兴，套用一句古话：有年如此，夫复何求？

几十餐年夜饭，让我从幼年进入少年，然后步入成年，迈过中年，直到如今跨入准老年，世事如过眼云烟，不变的是我们内心深处那份对亲人浓浓的爱意。

总编 5557 期 投稿邮箱 essay@cnnb.com.cn

二一四



齐营副没想到我会以这么激烈的口气批评大局，张大眼睛看着我。

我憋在心里的话一旦挑开，再也关不住，不管眼前是谁。我继续大声说：“还有，我们的对头造反派，最多也就闹腾了一年多时间，后来八年多时间谁在掌权？工宣队和军宣队，所有的斗争、审讯、迫害，都是他们在指挥。但是请问，到今天，全国究竟有没有追究一个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？把最长时间里最主要的责任人全都放走了，他们连一个地址也没有留下！”

我还在说下去：“全国学校里几十万宗历史冤案，都是谁揭发的？全国报刊上几百万篇批判文章，都是谁写出来的？怎么一转眼，每一个教师和文人都成了‘受迫害的知识分子’？那些揭发，那些批判，都是天上掉下来的？”

“很多领导干部更不像话，明明在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后都一批批回到了领导岗位，现在却硬说自己被打倒了十年，把整整五年抹掉了。那么，在那五年里受他们领导的民众怎么办？”

听到这里，他伸出手来阻止我，说：“你所说的问题

这句话有点艰难，越说越轻，低着头。

这倒确实是流氓心理。但是，能这么直言的人是不多的，何况他是个转业军人，是个科长，与我也不熟。

“齐科长，不，齐华，我觉得有点奇怪，你为什么要把这种心理告诉我？”我问。

他抬起头来，说：“为了一个人，那天她也在下面听了我的这句脏话。我……我们能喝点酒吗？”

我向服务员要了一瓶黄酒，一人一杯斟好，他缓缓喝了一口，说：“是这个女学生彻底改变了我。”“谁？”我问。

“就是那个自杀的女学生，她叫姜沙。”

“那时，她母校的工宣队到农场来查她，农场要我协助，我就在旁边听了他们的全部谈话，工宣队还给我看了他们带来的揭发材料。简单一句话，原来追求她的所有男朋友，全都揭发了她。

这些男朋友都是当年的造反派首领，工宣队希望激怒她，让她反过来揭发他们。但是，她看了那些揭发材料后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想死。

“我看得出她决心已下。在那个时代，所有人的思路都非常狭窄。她完全不知道像她这么漂亮、善良、有学问的女孩子有多么广阔的世界。我当时也不知道，想劝，又找不到话。好几次，我着急地流出了眼泪，又不能让她看到，更不能让那个工宣队看到，连忙擦去。谁知道，她不知什么时候在我的笔记本里夹了一张小纸条。”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应丹